

宋文宪公全集

第一函
第十一册

者。今年雖耄。拳拳戀闕之心。皦如出日。忠款自將不替。往
初上憫其衰暮。不欲煩之以事。今優游田里。以終天年。恩數
便蕃。視昔有加。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猗歟盛哉。昔宋孫
宣公。奭自翰林侍講學士。乞致其事。仁宗嘗賜詩一首。詞臣
尙載之簡冊。至今以爲美談。矧我皇上。睿思天成。神文炳煥。
其功侔造化。經緯圖書。足以昭明政體。用風勵四方。詩云乎
哉。是將傳之億萬斯年。永永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
之中。亦因是不朽。誠千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
綸。天下之士聞之。有不鼓舞而淬礪者乎。臣職在國史。謹已
備載。日厯。復因同之請。恭書於下方。云。是月癸丑。翰林侍講
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宋濂恭跋。

恭跋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爲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諸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於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敕大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曰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醕醪。敢不如詔。

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卽席而飲將徹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醕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咫尺閒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臣顏面變赭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旣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臣止命編修官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敕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旣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麤藉父師明訓弗墜

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恩榮，負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加，雲漢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勵，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上寵恩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

猷爲庶幾持此以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永久。臣敢竊援此義，礪玉爲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鑾坡別集

恭跋御製詩後

釋門宏勝，無理不該，無事不攝。其於忠君愛物之心，亦甚懸懸。凡可以致力，雖身命將棄之，況其餘者乎？人徒見其厭離生死，輒指爲寂滅之行，嗚呼！此特見其小乘者爾。吾佛之爲教，豈至是哉？天甯禪師祖闡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會朝廷將遣使日本，詔祖闡與克勤俱。祖闡不憚鯨波之險，毅然請行。上壯之，賜以法器、禪衣之屬，令太官進饌，饗於武樓下。

且諭其國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時天界禪師宗泐嘗賦詩
譏之。其詩上徹御覽。遂俯賜和答。詩凡一十八韻。首言王化
無遠邇。一視同仁。次言宜誘以善道。庶契西來祖意。次言經
涉海洋。雖甚艱險。君臣大義毋忘。次言以平等法行之。無有
彼此之異。末言使畢言旋方。盡始終之義。其丁寧反覆之意
不亦至哉。祖闡受命而行。自翁洲啓權。五日至其國境。又踰
月始入王都。館於洛陽西山精舍。一遵聖訓。敷演正法。無非
約之於善。聽者聳愕。以爲中華之禪伯。亟白於王。請主天龍
禪寺。寺乃夢窗國師道場。實名利也。祖闡以無上命力辭之。
且申布威德。罔聞內外。所以遣使者來之意。王悅。命總州太
守聞溪宣同僧淨業等奉方物稱臣來貢。祖闡旣入覲。天顏
怡悅。賜白金一百兩。文綺二緡。祖闡以謂遭逢盛際。躬承光

寵不可無以示後裔。乃粉黃金爲泥。書上賜和詩成卷。勒其
副名山。屬濂識其事於左。古之帝王寵賚方外之士。固不敢
謂無之。而鮮以天章賁飾之者。今祖闡之逢。可謂優鉢曇花
千年一現者矣。其東旋也將見五色天光。烜赫於龍山之上。
晶晶熒熒。直燭霄漢。飛潛動植。皆與有榮耀焉。抑濂聞普覺
果公昔處浮屠中。而忠君愛物之念。皦如白日。張魏公稱其
非聲聞獨覺。私厭生死者。比人至今言之。祖闡固普覺諸孫
也。其出將使指。不辱君命。倭人慕化。稽首來庭。豈樂寂滅者
可冀其萬一哉。宜其簡在上心。而褒嘉之命屢下也。濂不佞
忝居法從。故不辭而爲之書。上以昭帝德之廣被。下以白釋
氏之有良材云。

鑾坡續集

跋宋高宗所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沈毅之中。兼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皆嘗親寫。故其用功爲最深。此卷乃禪位後所書。時春秋已高。而猶弗之廢。誠可謂勤也已。使其注意於虞夏商周之治。父讎不至不報。王業未必偏安。抑又可歎哉。卷首有奎章閣鑒書博士印。蓋天台柯敬仲爲是官時所鑒定云。芝園前集

跋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光堯宸翰初倣黃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鄒億年恐緩急或致亂。眞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往往皆能逼真。今觀與劉大中御札。尙類庭堅書。考其歲月。其當在建炎之初。耶。大中參知政事時。與趙忠簡公鼎不主和議。賊檜遂使蕭振劾之。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跋新刻孝經集註後

予舊友呂君遂出守合肥。患寇盜未息而民或不知有父子之親。因刻孝經集註於學宮。俾家傳而人誦之。嗚呼。呂君之意則善矣。亦幸遭夫有道之朝。尊用儒術。故得以專行其志焉爾。何以言之。昔者宋梟爲隴右刺史。梟患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勳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夫教人革心從善者。莫踰於聖經。顧乃視爲迂遠遲頓之器。宜乎漢祚之不振也。宋梟之事與呂君正同。而其幸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懸。實以所繫之時或不侔也。抑嘗聞在宋之季。雪巖先生鄭公霖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者。此又明效大驗見於事。

爲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呂君此舉，實知爲治之要而非刀筆吏所可及。予恐流俗之未能喻也，猶以爲迂，故爲題諸篇末如此云。同上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趙之贊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爲周穆王書。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毫遷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今劉莊者，因鑿移郡廳，筆力雄峭，有劒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往往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侯、罇鐘諸款識合，實二千年奇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石遺文甚多，其最遠者唯毛伯伯、罔二敦銘及此文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錄，獨以筆畫類小篆爲疑。今用周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

明誠已信石鼓爲周人之書何獨於此而疑之耶濂旣手摹刻於浦陽山房恐人或惑也又不得不辯

徐刻入編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鶻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義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爲人由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不搖德在生民而名著史冊宜也視彼傾欹偃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躁急寬易相去何如哉

鑾坡別集

跋東坡書乳泉賦後

蘇長公以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責授瓊州別駕安置儋州六

月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僑寄城南。鄰於天慶觀。觀有乳泉。故公爲援筆賦此。元符三年庚辰。公居儋已四年。會正月祐陵登極。大赦天下。五月。移公廉州。六月。還瓊。復渡海至廉。七月。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量移永州。八月。終。方自廉啓行。賦後題云。庚辰歲七月十三日書。則正在廉時也。十一月。行至英州。又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而居。公遂度嶺南還。明年。爲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六月。因疾告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遂薨。公之書是賦時。年已六十有五。距其薨僅隔一歲。實爲晚年之筆。李侍郎微之謂其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當爲海內蘇書第一。誠知言也哉。濂嘗見漳水酈子輿跋公眉子石硯歌四十五字斷簡。謂曰。百閱而弗之厭。使其見此。吾知其必

日百拜而不止也。然公之薨未幾，辭翰皆爲世大禁，而狗鼠之徒如霍、漢、英輩猶鳴吠不已。磨剗焚燬，無所不用其極。而斯卷無纖毫不完，豈公妙墨所在，或有鬼物呵護之耶？同上

跋東坡所書眉子石硯歌後

右蘇長公所書眉子石硯歌一卷，卷後題云：開府密國公家藏。又有跋文一通，中引漳水野翁言甚悉。末但書樗軒二字，亦不著其名氏。鄭君仲舒以讀者或未之知也，持以相示，俾濂得以詳識之。濂按蘇公此歌爲胡閭作，傳藻述公紀年其所爲詩歲月多可知。獨在翰林日，莫能定其先後。蓋公以元祐元年丙寅十月十二日入翰林，知制誥四年己巳二月三日上章乞越州，三月始得旨，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此歌之作，龍溪錢氏謂在元祐初年，其必有所考矣。密國公

者金之宗室名璫字子璵興陵之孫越王之長子所謂榜軒
卽其號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祕等趙侍讀楊禮
部雷御史諸公皆推重之漳水野翁者武甯軍節度使酈瓊
之子名權字子興安陽人故以漳水自稱亦能詩文以門資
敘宦不達朝廷高其材明昌初以著作郎召之是兩人者皆
尊尙蘇學士故寶愛其書尤爲至觀其所鑒賞之言蓋可見
矣然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金之慕蘇亦猶宋之
宗程又不止寶愛其書而已嗚呼士異習則國異俗後之論
者猶可卽是而考其所尙之正偏毋徒寘品評於字畫工拙
之間也

徐刻入編

跋東坡穎濱遺墨後

右蘇長公少公兄弟遺墨長公之事臨川危先生題之旣已

詳矣。濂則略疏少公大節於左方云。少公正直不阿。力詆章
蔡。不遺餘力。紹聖初。因上疏言事。泰陵怒其以漢武方先朝
落職知汝州。曾未幾何。羣邪共譖。再陞知袁州。未至。降朝議
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謫筠州。三年。又移化州。別駕安置
雷州。此帖蓋發筠之時所遺。故有某已治行。二月中南下。愈
速。高誼之行也。然少公屢遭遠竄。凡至竄所。輒閉戶著書。人
閒慶弔之禮。一切謝絕。雖親朋少見其面。故又有新歲不遑
馳賀。實以憂患相仍之語也。今觀少公字畫。僅平平耳。其視
當時擠陷之者。力追義獻。而姿態橫逸。未嘗無其人。後之君
子。不彼之寶而獨寶此者。則夫人心是非之公。猶凜然也。吁。
可畏哉。

韓刻補輯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蘇文忠公子瞻爲翰林學士。日章莊簡公質夫以直龍圖閣出知慶州。二公素友善。質夫以崔徽眞爲寄者。頗寓相謔之意。蓋徽乃河中倡婦。寫眞寄裴敬中。而元微之所爲作歌者也。故子瞻賦詩有知君被惱更愁絕。及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實解嘲云。然二公相謔。初不止此。質夫作廣帥時。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子瞻作詩戲之。且謂青州從事化爲烏有先生。蓋亦猶前意也。質夫乃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制置使。使仔鈞諸孫。非惟立功邊徼。爲國家保障。至於辭章亦非人所易及。嘗咏柳花。撰水龍吟。寄子瞻。子瞻歎其妙絕。來者無以措辭。則其尊尙爲何如。所以善謔者。特出於相愛之至情耳。非若後人流連狎褻而不知止者也。論二公者。當以濂言爲不誣。子瞻之書此詩。年已五十。又二。實元祐二年。